

13

幕后黑手



作者 徐向林

如果往前推10年，邱小可还只是个带着几个民工在城里混口饭吃的小包工头。开始的几年，他的运气不济，要么是施工方故意偷工减料，工程做到最后验收不了，他们的工钱也就随之打了水漂；要么是工程好不容易做到最后，却拿不到钞票只能拿白条。那段时间，每当进入腊月，邱小可就急火攻心，面对着老老小小上门来讨债的民工，他能躲则躲，躲不掉的就赖，赖不掉的就拖，年都过不好。老婆受不了年关的煎熬，与人私奔了。

但过了几年，邱小可开始时来运转，他看出了工程转包中的门道，原来他只是转包中的最末端，于是不惜下血本找门路，在傍上建筑设计院的一个副院长后，开始向转包的上游挺进，短短几年时间，他就赚了千万资产。新世纪之初，房地产开始升温，邱小可又玩起“空手套白狼”的手法，以较少的资金拿地，然后用地向银行抵押贷款，房子盖好后，正碰上房价飞升，邱小可一跃进入亿万富翁的行列。

这两年，青州涌入了不少外地房地产开发商，城市的规划用地也在紧控，因此能不能拿到地成为开发商较量的焦点。邱小可尽管财大气粗，可那些进入青州的房产大鳄的实力与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而且那些人在京城、省城都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，邱小可这个“土包子”自然相形见绌。最近，青州要拍卖一块闹市区的土地，竞标的单位有10多家，最终的决定权就在张鹏程手上，因此张鹏程牵动了众多房产大鳄的神经。

邱小可曾想过好多办法来接近张鹏程，比如亲自登门送礼，张鹏程坚决不

收，连门都没让他进。他听说张鹏程喜欢书法，又不惜重金买了齐白石的一幅作品，请中间人转交给张鹏程，没想到张鹏程一看就认出是高仿的赝品。邱小可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，张鹏程认为他是想买赝品来骗自己，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。

邱小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他费尽心机，干脆在张鹏程入住的青州宾馆紧挨着他的房间长期包了一套房，安排专人“盯梢”张鹏程。结果有一天，邱小可接到线报说，有一个女人哭着离开了张鹏程的房间，邱小可高兴得一拍大腿，机会来了。通过偷拍到的照片，他们很快把目光锁定到关婉馨身上，并且很快就弄清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张鹏程平时不近女色，一方面是听说他的老婆管得紧，另一方面是张鹏程事业心太强，没时间搞浪漫情调。也曾有人不信邪，找美女来公关，结果都铩羽而归。看来他对关婉馨是动了真感情，既如此，不如借力生力，略施小计把关婉馨送进张鹏程的怀抱，先成就他们的好事，而后再达成自己的目的，就叫做“成人达己”。

于是，邱小可安排人去关婉馨的茬儿，并且通过他的朋友——城管局局长来压制关婉馨的老公，结果关婉馨真上当了，以为是张鹏程与她过不去，歪打正着，他们果然走到了一起。见时机成熟，邱小可开始收网了。

当然，邱小可在叙述时，对其中的细节并没有点破，只一味强调，他只不过是穿针引线，成就他俩的“好事”，借此机会结识一下张鹏程，改变他对自己的不良看法。

听了邱小可的讲述，如果按关婉馨以前的脾气，她一定对邱小可恨之入骨，但现在却一点也不恨不起来，相反心里还隐隐生出感激之意，没有邱小可的搅浑水，她与张鹏程还真走不到一块。想到这儿，她轻启朱唇：真是无奸不商啊，吃饭的事你听我的通知吧。”

第二天，好奇心使关婉馨悄悄地去了湖边别墅。别墅掩映在湖光山色之中，室内装修极尽奢华，一切皆按照欧洲古典式设计。

卧室三面临湖，都有巨大的落地窗，高档玻璃幕墙把卧室与外部融为一体，坐在室内，尽览激滟的湖光，而外面却看不到里面。宽大的水床上去极为柔软舒适，关婉馨半躺在水床上给张鹏程发了条短信：梅花枝头春意闹，风过叶下轻扬花。”这是她和张鹏程约好的暗语，如果张不忙，就会立即打电话过来。

风语

54



作者 麦家

他向迷惘的老孙解释：我们现在急需大使馆的官员跟我们坐到一张桌子上来论理，问题是他们凭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一无义务，二无责任，不可能听凭我们摆布。换言之，我们已经到了有力气没法使的时候。非常之境必须采用非常之手段，否则就是坐以待毙。杜先生这么做等于是把包袱扔给了他们，他们无论接与不接，都会前来兴师问罪，来了，我们就有了对话的机会。”

“问题是，我们还没有拿到萨根是间谍的证据。”

“是啊，这只狐狸。”陆所长说：“不过我想杜先生一定自有主意，否则他是不会贸然去捅这个马蜂窝的，他既然敢捅就一定有他的后续手段，断然不会被马蜂蜇到。”虽然不知道杜先生有什么主意，但自己倒是有了一个主意：“既然杜先生已经主动出击，我们也要该有所行动”。

陆所长吩咐老孙说：“你快去买一份报纸给陈家鸿送去，让他下班就带回家，把消息捅给惠子，就说报上所说的美国大使馆的奸贼实为萨根，看她是什么样的反应。”

陈家鸿带着报纸回家的时候，家燕已从街上买了报纸回来，他父母、惠子和家燕都已经看过消息，正在数落鬼子的残暴和那个未具名的美国人的不义。家鸿觉得这正好，热烈地加入到议论中，情绪激动，说着说着，家鸿把矛头直指惠子。

家鸿说：“惠子，有句话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”

家鸿很少对惠子说话，惠子有点受宠若惊的意思，赶紧正襟危坐，恭恭敬敬地道：“大哥，有什么话请你尽管说吧。”

家鸿说：“我听人说，报上讲的美国使馆的那个内奸，就是你的那个萨根叔叔。”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一家人都震惊了。惠子更是惊愕得脑充血，一时意识混乱，竟用日语喃喃自语道：“萨根叔叔，怎么会是他，怎么会是他……”说得一家人呆若木鸡，面面相觑。

家鸿厌恶地看着她，情绪失控，训斥她：“闭上你的嘴，我们听不懂，也不想听。但你要听着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”家鸿继续对惠子说：“我还听说，那天你还陪你的萨根叔叔去视察过那个地方，你不觉得这事也跟你有关吗？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惠子很茫然。

“难道你还陪他去过很多地方？”家鸿冷笑道。

“我只陪他去过一个地方。”惠子这才有点反应过来，怯怯地说。家鸿问她是哪里，她说是哪里。家鸿一针见血地指出：敌人轰炸的就是那个地方！“不可能。”这下惠子急了，毫不客气地反驳他。怎么可能呢？如果真要是这样，家鹤不是出事了？

之前家鸿早已经跟老孙合计过的，目的就是要把惠子引去现场看，话赶到这

儿，他似乎已经很好说了：“不信你可以去看，反正你认识那个地方。我担心你可能认不出那地方了，因为已经被夷为平地、化作焦土了”。

家燕和他们父母亲执意要一同去看，家鸿怎么阻挠都不行，只好都去了。一去，麻烦大了，老父亲和惠子各自认出这地方：父亲认的是石永伟的被服厂，惠子认的是家鹤的工作单位。当他们俩望着眼前这片被炸成焦土的废墟和废墟上遍布的斑斑血迹，心都被掏空了，老人家为石永伟及家人的生死着急，惠子为家鹤的安全担心，两人的情绪都非常激烈。

尤其是惠子，像中了邪似的，一个人哭哭啼啼地沿着围墙去找陈家鹤的假宿舍。当发现陈家鹤的宿舍楼已经坍塌成一堆废瓦烂砾，家鹤的衣服、用具，她的像框、信等等，有的夹在瓦砾间，有的在随风飘……所有一切，在惠子看来都像看见了家鹤的尸首一样，她疯狂地扑倒在废墟上，疯狂地呼喊，疯狂地搬挖破砖烂瓦，直到昏迷过去。

老孙和所长都在现场，他们远远地躲在车上，用望远镜在观察惠子，看她的反应。没想到，她的反应会如此激烈、疯狂、拼命。他们从望远镜里看到全家人都为惠子的昏厥急得团团转，总不见死不救吧——只好把车开过去，做了回好人，把惠子送到医院抢救。

这下可好了，粘住他们了——陈家人正要找他们问事呢，他们居然主动撞上来。废墟四处是家鹤的“遗物”，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

老父亲像老狮子一样发威了，冲上前一把抓住陆所长的衣襟：“马上带我去见家鹤，否则别怪老夫不给你面子！”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文明一小步 文明一大步

争当文明市民 共建美好家园

洛阳晚报报业集团